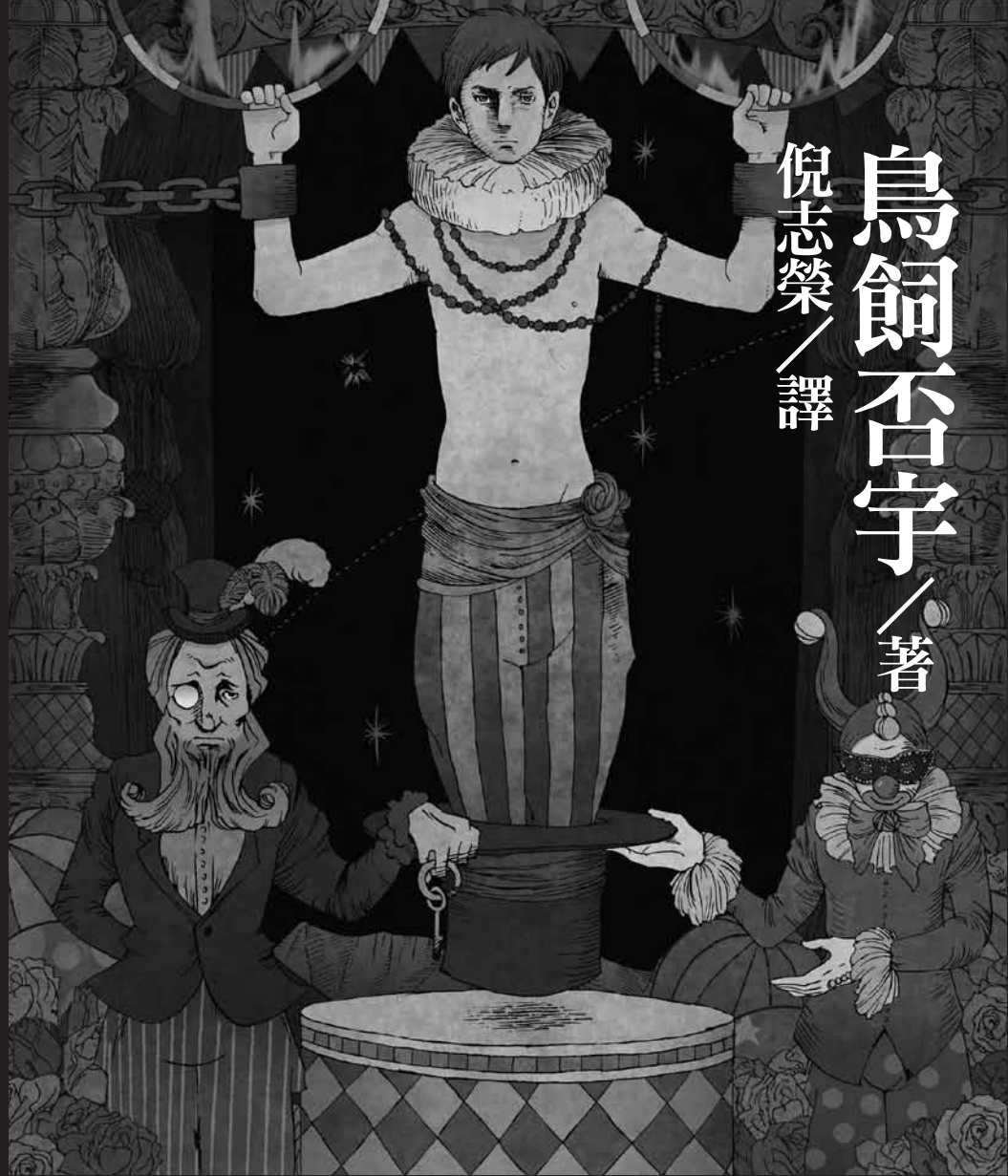


死亡的沙漏

烏飼否宇／著

倪志榮／譯



第二章 英雄陳偉志的失蹤



第一節

新來到第二收容棟的死囚是名叫夏飛的中國人。

當前，世界上最大的死刑大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。那由被收監在這賈里密斯坦末日監獄的死囚中，中國人占壓倒性多數的事實，也可清楚了解。在該國的死刑判決是司空見慣的事。

聽說以前在末日監獄，全部有二十棟的收容棟當中，就有七棟分配給中國人收監者使用。可是，聽說該國國民由於同胞間成群結黨的傾向強烈，中國人專用棟在放任當中，不一會兒便化為排他性的治外法權地帶。既然連警衛及獄卒都狼狽得束手無策並得到寶貴的教訓，於是便安排中國人收監者也被平均安置。

雖然就這樣夏飛來到本收容棟，但是這名男子並非出身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國，而是賈里密斯坦首長國的華人街。據說在毗鄰華人街的銀行潑灑汽油並放火，造成客人及行員三十七人燒死。以那種程度的重罪，即便不是死刑大國中國，求處極刑的輿論也是不容分辯地高漲。事實上，賈里密斯坦的司法當局在犯行後以僅僅兩個月的快速判決，確定了夏的死刑。在這首長薩利夫·阿里·法哈希爾握有極大權力的賈里密斯坦，人命也還是輕如鴻毛。



「喂！艾倫·石田。好好給新來的說明！別動起想要越獄之類的歪腦筋。」

第二收容棟的獄卒長阿布拉·哈曼那樣命令我後快步離去，差點說出想要早點擺脫這醜陋的怪物。

聽懂哈曼的聲音，燒爛的肉塊踉踉蹌蹌地轉向我這邊。夏飛自己在放火時，臉部嚴重燒傷。聽說是因為潑灑的汽油難堪地濺到頭髮而引火。不僅頭髮燒毀，而且頭皮也壞死。雖然移植臀部的皮膚，勉強保住一命，但也許是手術粗糙，難以掩飾東拼西湊的自然痕跡。顏面這邊也是悲慘。右眼全瞎，額頭的皮和臉頰的肉因蟹足腫，像要堵住那眼窩而隆起。雖說左半邊倒還可以，但從變紅、痙攣的臉，卻完全看不出任何情緒。

所指的兩個月，當然也就是治療這嚴重燒傷的期間。我對從醫院搭直達列車來到末日監獄的死囚說。

「聽說你住過這個國家的華人街，所以懂賈里密斯坦語吧？」

等了一會兒，肉塊只是點頭。不確定肥厚的嘴唇是否有發音能力，不過至少聽力並未喪失的樣子。

「收監者全員都已經被植入微晶片。你也在被帶來這裡之前，順道去過醫務棟吧？在那裡應該有被強制嗅聞麻醉氣體，睡著時被施行了晶片的植入。收監者一個個透過晶片被監視中。我們誰也沒被告知那顆晶片被植在哪裡。如果越獄失敗，你便成了死刑確



定囚，被扔進單身牢房。而且，四天後就會被劊子手冷酷無情地處決。所以越獄之類無法無天的舉動，千萬不可考慮。」

就在詳細解說時，年齡不詳的老囚朝這邊走來，深沉充滿睿智的瞳孔透出好奇心。原來是末日監獄全體最年長的收監者舒茲佬，也是這第二收容棟的棟長。

「艾倫，怎麼了嗎？這位是？」

「從今天起成為我們在第二收容棟的夥伴夏飛先生。」

我對舒茲佬說明這個新人是由於怎樣的理由，面臨被收監到這裡的窘境，並傳達受命將越獄的可怕說給新人聽的主旨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舒茲佬面露不知在思考什麼的曖昧表情，輕輕點頭。「雖說是咎由自取，可下場卻真淒慘哪！提到越獄，在這套監視系統下被認為不可能吧，歷來其實不過只有一人達成那難以實現的事。說也奇怪是你的同國人，名叫陳偉志的男子……」

「舒茲先生，請等一等！」我拉舒茲佬的手臂，小聲給出建議。「您在做什麼呀？我受命於哈曼，灌輸他越獄的困難啊！怎麼可以提出成功越獄之類的話題呢？」

「看得太簡單啦！艾倫。我是說，就是為了封鎖想要越獄的情緒，才要談論陳越獄的話題。」

「欸？」



坦白說，我無法理解長老話中的含意。

陳偉志是於這座末日監獄成了傳說英雄的中國人。對監獄官來說，也許是突破銅牆鐵壁防禦網的可惡越獄囚，不過從圍牆內的我們來看，卻是個化不可能為可能的英雄。

籍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福建省，整個家族代代從事醫療工作的後裔，本身好像也是優秀的外科醫生。據說在傳承中國長久的東洋醫學中，大膽導入西洋醫學最尖端的技術，就民間開業醫而言，是廣為馳名於省內的名醫。

那樣的陳之所以淪落為死囚，是因為被指控藏匿政治犯而問罪。在該國至今仍存在有嚴酷的言論管制來自政府首腦集團，違逆而被下達死刑判決者也並非罕見。從年輕時就言行自由的陳，有許多朋友是血氣方剛的革命分子。陳在那些人物被政府追緝而逃亡國外時，以施行整形手術協助逃亡的理由，被不當科以重刑，送到世界死囚齊聚的賈里密斯坦末日監獄。

即使在如今約有兩千名的中國人收監者中，喔不，不限於中國人而是全收監者中，陳的智商也是高得出眾。雖然並非愛充老大的類型，但是因為善於照顧人，跟誰都能平等相處，所以受人歡迎。監獄裡有醫務棟，當收監者患病或受傷時，便由該處以哈吉醫師為首的當值獄醫負責醫治。可是，比起獄醫，中國人多有情況更想接受陳的診斷與治療。



但是，再怎麼說陳是名醫，在沒有醫療器具及藥物的狀態下，不可能進行充分的醫療行為。儘管如此，病症嚴重的中國人為求多少緩和疼痛的建言，造訪陳的處所。陳是中國人囚犯的精神支柱，受到猶如教祖般的看待。雖然結果上在陳的眼前迎接臨終的收監者也不少，但是他們的遺容卻都是安祥而滿足。

每當出了人命，陳就扛著遺體造訪醫務棟，直接對上級管理者們訴求醫療體制的充實。那樣的姿態又抬高了他的身分。這個時間點在陳偉志的身上，已經可窺見英雄的一鱗半爪。至於英雄傳說得已完成，則是在他巧妙逃出這座監獄的時候吧。

將近半年前的滿月之夜，陳下定決心越獄。該越獄是怎麼被實行的，由於沒有目擊者，誰也不知道真實情況。喔不，正確來說，是有一名目擊者。但是該目擊者什麼也沒有說。因為第二天早晨，在設於便門附近的壁上監視台上，戒備中的監視員被發現時，已是脖子被扁平的繩狀凶器強勒而死的狀態。推測恐怕是陳以某些手段，殺死這名監視員並從這裡越獄的吧。可能只有被殺的監視員在死前才察覺到陳的越獄方法，但是由於他已經說不了話，所以誰也無法知道陳的手段。

死囚們受到雙重系統監視中。一重是透過微晶片的電子式系統，另一重是依靠監視員的人力系統。

當陳越獄時，首先是前者的系統不知何故竟完全不發揮作用。當時，既沒有停電，



系統也沒有當機的紀錄。儘管如此，陳還是以某些方法鑽了電子監視系統的漏洞。

後者的人力監視系統也被陳十分輕易破壞了。被殺的是監視員當中最為身強力壯的男子，以鍛鍊得很好的肌肉自豪、體重超過一百公斤的壯漢。

所謂的監視台是直徑約一公尺的圓形結構物，猶如狹窄的露台。沿著圓周有高度及胸的障壁團團包圍。便門附近的圍牆高度約三公尺，監視台被以好比爬到該圍牆上的形態設置。監視員從被上了鎖的樓梯登上此監視台，從障壁探出上半身，凝神注目圍牆的內側。

殺監視員的繩狀凶器未被發現，具體上陳用怎樣的方法置壯漢於死地，並不清楚。唯一能說的是在破壞人力監視系統上，陳選擇了極其大膽的方法，在無所遁形的滿月之夜，特意突破最為身強力壯的監視員所在的監視台。

雙重監視系統不費吹灰之力就被破壞，監獄的上級管理者們顏面掃地。雖然在取得賈里密斯坦警察的合作下搜索，想要起碼在監獄外抓住，但是直到今天，陳仍是音信杳然。也有傳聞已經逃往海外也說不定，要是那樣的話，再度帶回末日監獄是極為困難的事吧。就連銅牆鐵壁般牢固的賈里密斯坦末日監獄雙重監視系統，陳偉志的頭腦都不當一回事，所以不是那種會再犯同樣錯誤的蠢蛋。如果返回中國、混入雜沓的人群當中，不得不說最後被抓住的機率極低。



監獄內的囚犯們被認可有相當程度的自由。雖說利用上有所限制，但卻能藉由網際網路得知世界新聞。容許一名死囚逃亡的事態，讓縱使關於監獄的營運，也掌握最高指揮權的薩利夫·阿里·法哈希爾首長怒火湧上心頭，如此的報導也是屢見不鮮。每當那樣的新聞播報時，成了被囚之身的我們也大聲稱快。

在針對陳偉志的越獄講述中，似乎已經變得熱衷，不知不覺就大聲起來。

「怎麼樣？是心情暢快的話題吧？」

我的問題讓容貌有怪物氣息的眼前新人緩緩搖頭。不懂陳那任誰都會入迷的英雄事蹟，不就是說這男子愚蠢遲鈍嗎？雖然想著想著就愈看這男子愈噁心，但是重新思考或許直說的方式不恰當也說不定。就在剛開口想要進一步加以說明時，被舒茲佬制止了。

「夠了！艾倫。你的話讓這位仁兄整個感到厭倦。因為剛才你的那張嘴證明了只有頭腦像陳偉志那樣的天才，才能從末日監獄越獄吧！」

「不是啦！陳的成功不就表示我們也有機會嗎？」

反駁被長老輕易駁倒。

「胡鬧！自從陳成功越獄後明明過了半年之久，為什麼後繼之人卻一個也沒有？不可能啊！艾倫。說什麼從這裡越獄，只有一百顆普通腦袋的小子們是絕無希望的！」



夏飛聽了舒茲佬說的話後垂頭喪氣。總覺得我好像順利達成受命於哈曼的任務了。

